

# 2022年巴尔干之旅 (3)

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辉云

本文(2)见本报2023年5月19日B2和B3版

## 黑山印象

采蒂涅 (Cetinje) 在黑山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这座城市曾是黑山古王国的首都。

前往科托尔的路上, 我们特意来到采蒂涅, 参观尼古拉国王博物馆。据网上资料介绍, 尼古拉一世在1910年成为黑山王国的第一任 (也是唯一一任) 国王。1916年, 黑山被奥匈帝国完全占领。尼古拉一世逃亡至意大利、法国。1918年, 塞尔维亚等协约国的军队解放黑山。一战结束后, 在塞尔维亚的主导之下,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联合组成了第一个由南斯拉夫族群联合的国家。同时, 塞尔维亚控制下的黑山也召开会议, 废除尼古拉一世的王位、禁止尼古拉回国。1918年11月28日, 黑山王国加入塞尔维亚王国。三天后加入新成立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尼古拉一世终身拒绝承认, 自认国王。死于法国 (维基百科)。

依山傍水的科托尔 (Kotor) 是个滨海小镇, 2016年被《孤独星球》列为十大必去城市之首。

科托尔七世纪建城, 城墙陡峭, 且保存完好。一条山泉汇成的护城河拱卫着城墙, 使小城显得固若金汤。在大航海时代, 科托尔曾由威尼斯治理四百多年, 因此, 小城的建筑风格深受威尼斯影响。老城区里, 街巷宛若迷宫。走在其中, 仿佛回到了中世纪。倘若城中水巷纵横, 绝对是个小号的威尼斯。

我们按图索骥, 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武器广场。这是古城最热闹的地方, 钟塔下的游人来来往往, 商家店铺热闹异常。买杯咖啡坐在街边看来往行人, 该是何等惬意! 然而, 我们没舍得在这里享受咖啡, 继续穿街走巷, 寻幽揽胜, 直到爬上临海的城墙。

立于城墙之上, 扑面而来的是诗和远方。幽静的海湾, 白帆点点; 险峻的高山, 古迹斑斑。脚下护城河水, 清澈见底, 游鱼从容; 远处巨星邮轮, 欢声洋溢, 缓缓靠岸。

古城多猫。科托尔的居民对猫十分友好, 在一个广场的角落, 看到有人用纸箱和塑料板为猫搭制简易住所, 并放置猫粮, 使这些小动物食宿无忧, 与民同乐。街头巷尾的猫也成了古城一景。

## 克罗地亚不虚传

离开科托尔不久, 便进入克罗地亚地界。杜布罗夫尼克 (Dubrovnik) 坐落在亚德里亚海边的半岛之上, 旅游大巴还在海边的公路上蜿蜒行进时, 便看到了这座伸入蔚蓝色大海的耀眼的古城, 蓝天白云映衬着城墙古堡, 碧海中岛屿星罗棋布, 古城民居红瓦成片。虽然早就听说这座古城吸引眼球, 但如此超常的视觉震撼, 还是令人猝不及防。

杜布罗夫尼克 (Dubrovnik) 风光旖旎, 有“亚得里亚海明珠”之称。

这座古城还有“城市博物馆”的美称, 尽管经历过1667年的地震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武装冲突, 部分建筑遭到严重损坏, 但经过修复, 城中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和巴洛克式等不同风格的教堂、修道院、宫殿、城堡和喷泉等中世纪建筑都保存完好。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杜布罗夫尼克老城因为《权利的游戏》在此拍摄而成为全世界关注的旅游热点, 剧中出现的场景都在这座老城。

从派勒门 (Pile Gate) 进入老城后, 迎面扑来的就是老城火爆的人气。街上的游人大有联袂成荫, 挥汗成雨之势, 与北京故宫里游人摩肩接踵的情形不相上下。进了派勒门, 右首便是大欧诺佛喷泉, 周围坐满了在此歇脚的游人。

大欧诺佛喷泉 (the Fountain of Onovlio) 圆柱圆顶, 一只优闲的鸽子站在精美的雕像上看热闹。喷泉对面便是圣方济会修道院教堂 (Franciscan Monastery & Museum)。由于喷泉周围游人过于拥挤喧闹, 我们的导游无法正常地给我们介绍喷泉, 便先将我们带到对面的圣方济会修道院。

这座修道院以拥有欧洲第三古老至今仍在营业的药房而闻名。修道院中剔透的回廊和花木扶疏的庭院, 给修道院提供了一个清静之所。

建于十五世纪的奥兰多石柱 (Orlando Column) 矗立在老城中央广场上, 成为这座古城的中心。雕刻在石柱上的是历史上著名的骑士罗兰, 他曾帮助杜布罗夫尼克人民抗击敌军。目前, 这座石柱正在维修, 密密麻麻的脚手架把石柱包裹得严严实实。

绕过奥兰多石柱, 我们参观了斯庞扎宫 (the monumental Sponza Palace)。这座在1667年大地震中幸存下来的建筑, 是古城中的建筑瑰宝。它以独特的建筑手法将多种不同风格融为一体, 展现出杜布罗夫尼克人在文化上的开放和包容。

古城大街小巷的石板路被时光磨得锃亮, 倒映着来来往往的过客。漫步其中, 仿佛置身于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浪漫之中, 一物一景都在安静地讲述着它们经历的往事。

导游带我们逛完古城的主要景点, 便开始了我们的自由行。毫无疑问, 最吸引我们的当然是登上杜布罗夫尼克城墙。这段围绕在老城周围的防御性石墙, 全长1940米。现存的石墙大部分是在十二至十七世纪修建的, 几乎绕城一圈, 是欧洲最大最完整的结构复杂的城墙。

在过去的岁月中, 坚固的城墙和堡垒曾帮助杜布罗夫尼克人抵御过多次外敌的围攻, 而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1991年。然而, 今天漫步在老城之中, 却丝毫不感觉不到杜布罗夫尼克曾经的创伤, 所有的古迹在历史的长河中, 都看似岁月静好。杜布罗夫尼克老城内目前还有1000多居民生活在此, 但愿他们的生活真的岁月静好。

晚饭后, 我们再次来到古城观看夜景。月光泼洒在古城, 灯光把古城装扮得更亮, 街道不再拥挤, 安静下来的古城展现出令人着迷风情。一对年轻人, 坐在圣方济会修道院的高墙下演奏着一首古典乐章, 曲调悠扬, 不一会儿便招来大批听众。音乐在古城飘荡, 弥漫在空中, 潜入每一个角落。

杜布罗夫尼克古城令人乐不思归。

克罗地亚长城是世界第二大长城, 从亚得里亚海边一直蜿蜒到崇山峻岭之中。前往斯普利特 (Split) 途中, 路过小镇斯通 (Ston)。这里的长城经过维修, 对外开放, 相当于北京的八达岭。常言道: “不到长城非好汉”, 好汉到了长城, 虽说是外国长城, 哪有不登之理? 于是, 我们利用在斯通休息的时机, 登上这里的长城, 也算得上好汉一条了。

从杜布罗夫尼克到斯普利特 (Split), 公路随着亚得里亚海曲折的海岸线向北延伸, 沿途风景如画, 不时经过古老的渔村和一些度假胜地, 感觉比加洲一号公路更吸引眼球。

斯普利特是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刚一进城, 就见街上车水马龙, 一片繁忙。码头上, 大大小小的船填满了海港。这是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城市, 铁托时代的计划经济, 也给这个城市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斯普利特也是一个克罗地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如果从古罗马戴克里先宫开始建造时 (305年) 算起, 该市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

公元305年, 结束了罗马帝国的第三世纪危机并创立了著名的“四帝共治”制度的罗马皇帝戴克里先 (Diocletian) 55岁, 经历了一场大病后, 宣布退休, 开创了罗马帝国皇帝退休的先例。退休后, 他搬入早就在斯普利特为自己建设的行宫。后来政局混乱, 部下劝他复出, 被他拒绝, 继续安心种他的卷心菜。最后, 无意重返政治漩涡的戴克里先死于这座行宫。

戴克里先宫占地近四公顷, 是一座气势宏伟的海滨城堡式豪华宫殿建筑。

公元476年, 戴克里先宫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到了七世纪初, 为躲避异族入侵, 萨洛纳城的居民纷纷逃进有着厚实城墙的戴克里先宫殿区, 并在内部加盖房屋、作坊、商店和教堂, 以供日常之需。久而久之, 斯普利特就在宫殿区的基础上诞生了。由于这种历史原因, 至今, 宫殿里还居住着普通的老百姓。1979年, 斯普利特的中心区域与戴克里先宫殿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戴克里先去世后, 这里先后经历了东罗马帝国、威尼斯共和国、奥匈帝国、南斯拉夫王国的统治, 1991年, 又经历过南联盟的战乱, 如今, 这座古城不仅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还向全世界游客开放, 真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高兴。

( 图片见第B3版 → )